

澳門的中葡文翻譯市場

Maria de Lurdes N. Escaleira*

引言¹

翻譯員是經常需要的。沒有翻譯員，就沒有高峰會議，沒有戈喬夫的開放政策，沒有諾貝爾獎項，醫學、科學和工程學都沒有進步，沒有國際法，沒有奧林匹克運動會，沒有《哈姆雷特》，也沒有《戰爭與和平》…… *Alan Duff* (1989:7)

澳門被葡萄牙行政管理超過四百年之後，於1999年12月20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而葡文和中文成為其正式語文。

如果我們想到葡萄牙人逗留在澳門已有長久的歷史，以及他們與當地華人和中國大陸官員共處，就會知道中文、葡文二元關係的重要性。須強調，這兩種語文之間的交匯點並不限於葡萄牙和中國之間的交往，而且涵蓋中國與葡語國家——特別是巴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之間多不勝數的連繫。事實上，我們可以見證近年來中國在葡語國家力度強勁的投資，而未來的趨勢是這兩個世界之間的投資增加、關係加強，因此，中文和葡文的翻譯和傳譯的市場是一個重大的課題，並且急需有系統地將之納入研究人員和學者的日程之中。

再者，在全球範圍內，葡語在文化和經濟方面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而中文則在國際範疇內佔據着一個愈來愈重要的位置，毫無疑問，這個趨勢將會在全世界範圍內持續出現。

以勞動力市場作為參照來考慮語言這個課題，並且將分析建基於證明能否做到今天廣為人接受的標準：學校和勞動力世界的從業員必

* 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¹ 本文屬由作者開展的，題為《澳門理工學院的翻譯教學：從培訓的內容到市場的需要》（作品已完成付梓）的研究範疇。

須緊密合作，使學生在學業階段完結之後就有才幹和能力，可以成功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屬其學習的專業範圍內的）職位。因為，越來越多人採用一所學校最近畢業的學員在其所受培訓的領域的受僱率，來衡量這所學校是否成功。這樣，我們相信有關市場的從業員可以為一系列問題給出一個更全面的答案為出發點，從而向澳門的翻譯員和在澳門完成培訓的人員發出問卷²，詢問他們關於中文和葡文翻譯勞動力市場的各種方面：（1）現時翻譯勞動力市場的情況；（2）有哪些領域需要翻譯員；（3）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和葡語國家之間加強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所做成的影響；（4）近期和行將畢業的中葡翻譯和傳譯學士的職業出路，以及（5）對未來五年的預期。

一、背景資料

澳門的翻譯教育有超過一個世紀的歷史，並由政府始創：由於與講中文（廣州方言）的多數居民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溝通存在困難，政府因而決定自行承擔培訓華語翻譯員和傳譯員的責任。這項培訓由一個公共部門負責，並且成為政府官員非常重視的目標。經過多次改革之後，華務司技術學校於1992年併入澳門理工學院，學院開始舉辦中葡翻譯和傳譯高等專科課程和學士課程（一年制補充課程）。³

在這幾年內，政府建立了多個機制，讓澳門理工學院培訓翻譯員以滿足自己的需要，而行政當局是主要僱主，並且在報酬、公司福利和職業生涯發展，尤其是延續培訓方面，提供優厚的條件。話雖如此，直至近幾年之前，所遇到的其中一個主要困難就是吸引投考人，這一因素在對翻譯員求過於供的勞動力市場之中有所反映。

² 2008年至2009年間，以問卷對為數288人（澳門理工學院截至2006/2007學年所培養的高等專科學位持有人的數目）的目標母體所作的調查。樣本數目為114人，回覆是按照學年劃分（理工高等教育翻譯專業始於1992年）。

³ 由這個時候開始才有可能開展屬高等教育的翻譯員培訓項目，因為，經過多次嘗試之後，方於1991年在澳門創辦現代高等教育。初期是以提升在職翻譯員的資格為優先，及後，建立了分為兩個階段的高等教育培訓（高等專科學位課程為期三年，學士學位補充課程為期一年）。目前，澳門理工學院提供的為四年制的學士學位課程。

在過渡期內，一方面錄得對翻譯員的需求增加，尤以法律翻譯領域為甚；另一方面錄得翻譯員數目減少。前者是因為法律本地化政策而引起；後者則因公務員本地化政策而導致相當數目的翻譯員轉任其他職務。再者，澳門大學設立的法律學士學位課程吸收了一批翻譯員，他們放棄翻譯員職程，轉投法律範疇的職業。這個情況迫使作出更大努力，培訓更多，並且可以回應市場需求的翻譯員，為此，澳門理工學院就與中國大陸和葡萄牙的高等教育機構發展夥伴關係。

在翻譯勞動力市場的層面上，由於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商貿關係迅速加強，並且確立了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世界的合作平台，故此，情況一直發展，而且範圍更為廣闊。

二、中葡文翻譯的勞動力市場

我們生活在資訊、全球化和全球網絡化的年代，在這個背景之下，就需要翻譯，而且需求一直增加，翻譯的範圍，無論是所牽涉的事項，還是語種都在擴大。如果過去曾經想過科技進步會搶去翻譯員的工作，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相反，因為，我們一直見證着全球化運動引致對翻譯的需求，無論對語言，抑或係對文化而言，都以幾何級數增長。事實上，十數年以前，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的鴻溝消弭，以及繼而出現的競爭性增大，使商務世界明白到，為了在競爭中打勝仗，商業從業員需要會講買家所講的語言。同時發現，總體而言，資訊的需求和分發有所增加，這就導致雜誌文章、商務報刊文章、技術性文章、資料單張、空缺和優惠信息、規章和法例、公共關係的材料、產品目錄、影片、電視和電台節目等等的翻譯需求增加。全球化正在社會各層面進行，並且引致語言中介服務的需求，在數量上和類型上都增加，使翻譯員和傳譯員的客戶範圍一直擴展。

由於澳門是中文和葡文並存超過四個世紀的地方，而且中、葡文在1991年開始成為官方語言，本地區一直是，也繼續是翻譯勞動力供應的沃土，但是，在1999年之後，市場隨着中國政府採取與葡語世界加強關係的政策而擴大了不少，澳門扮演着方便這兩個世界溝通的角色。

當論及勞動力市場，我們必須首先就我們正使用的“中文和葡文翻譯市場”一詞的詞義進行反思。廣義而言，它包括與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和以中文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進行文化、政治和經濟連繫的所有公共和私人組織。中國、澳門、葡萄牙、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和帝汶的政府機構和企業都對這些語言服務有需求。按照這些國家和地區政府機構多項統計和預計，各種接觸一直快速增加，預計未來經濟關係將會加強，因而對這兩種語言的翻譯員的需求將會增加。

狹義而言，當我們提及澳門的翻譯員和在澳門完成培訓的人員時，我們所提出的問題的目的是要了解，在翻譯服務的供應方面，“誰是供應者”，“誰人有需求”，“何時”，“何地”，以及這些參與人中，各人給予中文和葡文翻譯工作的“價值多少”。

毫無疑問，全球化、電訊的進步，以及商貿關係和文化交流的加強在澳門都有所反映，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經濟發展的各项政策之中都可以看到。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係以旅遊、博彩（博彩業開放予外國投資者）為主，並舉辦國際盛事，例如：國際性的會議、體育活動和文化活動，參加國際機構等等。

在對外開放的背景之下，由於這是號稱全球化市場的一部分，這就必須對澳門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查，因為，為使我們可以為澳門的業界和在澳門完成培訓的人員界定翻譯市場的實存空間，就需要調查翻譯學士的職業興趣和對應聘的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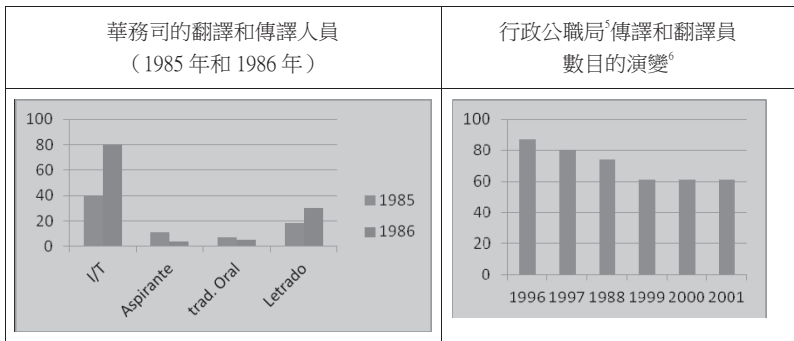
這樣，為使我們有一個現實的視野，就有需要區分潛在的勞動力市場和實際的市場，因為，在一個全球化和配備極多資訊和通訊科技的世界之中，前者就包含世界各地的，包括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一切就業機會，而後者則較為狹窄，只包括對澳門的翻譯學士有需求的，以及這些學士會接受工作的市場之中存在的機會。

在勞動力市場和培訓政策的二元關係中，澳門屬於典型的情況，因為，過去翻譯員的培訓係以為澳門的市場——更準確的說，就是為市場中的一個部門，也就是政府官方機構——培訓翻譯員為目標。這

種狀況⁴的特點是集中由華務司處理，該司負起中文和葡文翻譯中心的作用，專職承擔正式翻譯和傳譯服務（第47/76/M號法令第二條b、c、d、e、f和g項，以及1966年10月29日第1724號立法性法規），並且為其他機關和公共企業或有公共資本的企業提供支援。之後不久，由於有些部門一方面倡議聘任傳譯和翻譯員，另一方面呼籲“屬其他職程但懂得這兩種語言的公務員”協助翻譯工作，非集中化的現象日益凸顯。

Alves指出，翻譯的數量逐步且持續地增加，尤以具官方性質的翻譯為甚，而且，“幾乎全部公共機關、公共企業或有公共資本的企業……都更經常請求傳譯員和翻譯員參與。”

圖1 澳門公共行政的傳譯員和翻譯員



圖中：I/T = 傳譯和翻譯員

Aspirante = 見習傳譯和翻譯員

trad.Oral = 口譯員

Letrado = 文案

資料來源：施佩玲⁷

⁴ 歐若堅、若昂·C·雷依斯：《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及中國語言：中文推廣委員會報告-補充文檔-1985-1986》，2003年，第75-78頁。

⁵ 於1994年（五月九日第23/94/M號法令）華務司併入行政公職局，後者則設立公共行政翻譯中心，從華務司轉入公共行政翻譯中心的翻譯員共有185人。

⁶ 數目在首三年下降與其他公共部門開考編制內職位，吸收了行政公職局的翻譯員有關，此外，亦因為有些翻譯員在其他領域任職，尤其在法律範疇擔任職務或出任主管。

⁷ 施佩玲：“澳門的翻譯與傳譯”，《新任禧翻譯工作坊》，理工學院，2002年，第31-61頁。

由於翻譯員為數不多，因此，對翻譯員的培訓感到有強烈的需要，並且尋找補充這些從業員的不足的方法，例如，設立口譯員⁸的角色，這項措施被理解為“舌人角色的重生”⁹。

公共行政翻譯中心工作量的已發佈的數據¹⁰顯示，一般來說，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之中，對這些從業員的需求一直大於供應，因而產生一種不平衡的狀態。雖然提出請求的數字正在一直下降，但以頁數計算的翻譯量差不多是一樣的，並沒有顯著的下降。我們認為這個情況是正面的：如果我們亦都考慮到，多個公共機關相繼擁有本身的翻譯員的話。

主權移交期間之前，官方文件和私人文件翻譯的需求曾經大增，之後停止增加並穩定下來，但仍然維持高水平，也就是說：“除了零星的例外情況，政府各部門都需要翻譯和傳譯從業員。……其他部門的翻譯員的工作量有所增加……並且需要更多屬此職程的從業員協助他們。不單是翻譯員本身表示有此需要，公共部門的負責人亦都一直提出需要更多的從業員……。”¹¹

“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欠缺該類從業員的情況”¹²仍然存在，然而，我們認為，這與內部翻譯市場的需要和澳門中葡文翻譯和傳譯課程的投考人如何看待其職業前景的關係，大於與高等教育機構，尤其是理工高等教育的翻譯員培訓政策的關係。現在，內部市場仍然欠缺翻譯員，但同時亦發現機會增多了，也就是，市場擴大了。

⁸ 1985年，中文推廣委員會建議組織考試，以便認可符合必要條件的居民的翻譯員資格，使他們可以發展此項業務……，見歐若堅、若昂·C·雷依斯：《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及中國語言：中文推廣委員會報告——補充文檔——1985-1986》，2003年，第110頁。

⁹ 歐若堅、若昂·C·雷依斯：《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及中國語言：中文推廣委員會報告——補充文檔——1985-1986》，2003年，第77頁。

¹⁰ 施佩玲：“澳門的翻譯與傳譯”，《新任禧翻譯工作坊》，理工學院，2002年，第31-62頁。

¹¹ 施佩玲：“澳門的翻譯與傳譯”，《新任禧翻譯工作坊》，理工學院，2002年，第58頁。

¹² 施佩玲：“澳門的翻譯與傳譯”，《新任禧翻譯工作坊》，理工學院，2002年，第59頁。

由為澳門培訓的態度，改為主張使澳門成為翻譯高等教育平台的態度的重大轉折點，關乎始自政府在主權過渡以後的期間所採取的政策。自從中葡論壇2003年10月在澳門舉辦第一屆部長級會議開始，澳門就肩負着促進中國和葡語國家經濟和文化合作和提供便利的任務。《經貿合作行動綱領》的簽署、論壇的創立並且成立（設於澳門的）常設秘書處都是推動這些國家之間的商貿，加強商貿和文化關係的舉措。舉辦的活動向來集中於參加產品的展銷會和展覽（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廈門國際貿易投資洽談會等等）、舉辦投資考察參訪和商務講座（包括商貿和投資環境推介會）、推動人力資源培訓活動等等，這些活動增加了兩種語言的資訊和溝通量。“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交流方面，葡文和中文自然應該成為雙方使用的工具”，而事實上，一直都發現“在雙邊活動裏面，中葡雙語的應用有所進展”，然而，“中葡雙語翻譯的服務難以跟上這種進展”¹³。

在首次談論這個新情況的時候，我們以為這項政策的實現將會令翻譯的勞動力市場擴大，因為，將會需要更多翻譯和傳譯員。然而，意見分歧：有人認為澳門會作為中葡論壇活動的推動者，其他人則認為澳門角色只表達了一個政治意向，因為，中國事實上與有較大經濟利益關係的國家——巴西和安哥拉——有直接的接觸，並不需要澳門。由於這兩種相反的意見，第一種反映在本地市場的擴大，因為將會在本地區舉辦需要使用翻譯和傳譯的一系列活動，但是，如果我們認同第二種意見，所面對的情況就會是，中葡論壇對翻譯市場是沒有影響的，或者，影響並不顯著。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的複雜性不僅與經濟政策的決定相關聯，而且亦都與翻譯員高等培訓政策有關，這項政策具有兩個指向：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向都有投資於葡語教學，除了在中國大陸，也在澳門、葡萄牙或巴西都有這方面的投資，另一方面，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大學都有招收中國大陸的學生在葡語課程學習，尤其是澳門理工學院的中葡文翻譯和傳譯課程。

¹³ Yu, H. : “中葡翻譯對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作用”，《論壇季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2006年，第三期，第11頁。

中國大陸將會逐步擁有以中文為母語，並且通曉葡文作為工作語言的從業員。我們認為，這一方面使中國大陸和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對澳門市場上的翻譯服務的需求減少，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翻譯員向來都會進入澳門的市場。這個想法獲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支持，稱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語國家的接觸增加，因而增加了培訓可以確保這種聯繫的雙語人材的需要。……中國人最近對葡語產生興趣，原因與最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關”¹⁴。

在政治和經濟環境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正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澳門政府（以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平台）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語國家的經濟和文化關係的歷史時刻。在今天，通曉葡語是一項附加值，是與包括各大洲在內的世界接觸的機會，亦都是開創職業前景的饒有價值的工作工具。

語言及翻譯高等學校校長指出，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有百分之一百的就業保證，但澳門學士的情況就不相同，因為“本地人的就業較為容易，但是，多數都與翻譯範疇不相干，原因多樣，主要是缺少職業經驗”（《今日澳門報》2009年2月6日）。

假設在外部市場的潛在就業機會已經增加，那了解翻譯學士是否有興趣在全球市場，包括葡語國家和中國，與其他入一起競爭就至關重要了。

關於這方面，Espadinha¹⁵提到，普遍意見認為“澳門的翻譯學士不想離開本地區，對世界少好奇心”，他們的目的留在澳門工作，限縮了自己的機會，因為他們將就業的目光放在公職，即使必須在翻譯和傳譯以外的其他範疇工作亦然。還有不少從業員不知道有在外地工作的可能性，又或者認為自己沒有足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能力。

¹⁴ 達爾戈：“高等教育的新設計”，《澳門雜誌》，第15卷第3期，2003年8月，第52-70頁。

¹⁵ 瑪爾·尼維斯：“專訪瑪麗亞·安東尼·艾詩帕迪雅：推動葡語學習”，《澳門論壇日報》，2009年3月16日，參見<http://www.jtm.com.mo/view.asp?dT=309603001>，2009年3月17日。

Ehrenberg和Smith認為，導致工作者不在出生的城市以外的地方找尋工作的原因多樣：“首先，信息流不暢順，因此，工作者也許沒有留意數百里以外有工作機會。第二，出行所引致的直接金錢成本……。第三，長距離出行的心理成本高昂，因為，必須放棄朋友、鄰里，以及社區支援體系。”¹⁶

既然排除了進入外部市場的假設，那麼我們就改為在內部市場和翻譯學士尋找工作的層面思考，為此，我們就尋求找出中葡文翻譯和傳譯課程的從業員的主要出路。

沒有疑問，從業員在內部層面的主要出路一直是，現在都是，而且一切跡象都顯示將來都會是行政機關和法律，並非指向與中國和葡語國家之間的關係相關聯的市場。

對翻譯市場成份的分析顯示一個“雙重選擇”的狀況，這亦是在澳門難以找到中葡文傳譯和翻譯員職位問題的核心所在，因為，一方面，學員選擇在澳門公共行政入職，而另一方面，雖然多個政府部門都感到有需要，但澳門的公共行政中的聘任和甄選都受到法律條文的規管，一般的方式就是開考，較常用的方法就是考核（筆試和口試）。朱偉幹¹⁷稱：“由於這些人缺乏經驗，所以難以招聘到人員”，又稱：“政府機關不可能接收只有基礎培訓的從業員。”

由以上所述得知，澳門的中葡文翻譯學士的市場實際上局限於澳門，而且幾乎僅限於公共行政，因此，我們面對的，就是規範僱傭關係的各種嚴格的規矩和程序所造成的僵化的內部市場。

簡而言之，澳門感受到全球化運動的影響，尤其是因為以澳門作為平台的政策而導致對翻譯需求的增加。然而，這些影響是輕微的，因為這是一個具有高度複雜性的情況，以及由產生消弭澳門翻譯需求增加的潛在效果的多個變項，諸如：缺少從業員供應的內部市場，澳門的工作條件，澳門的從業員一方“沒有意願”離開澳門，以及出現了一批對（包括澳門的市場在內的）外部市場有強烈興趣的中國大陸

¹⁶ 羅納德·G·伊蘭伯格、羅伯特·S·斯密斯：《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第10版）》，多倫多，艾迪生韋斯利，2003年，第518頁。

¹⁷ 行政公職局局長，消息於2009年2月6日在《今日澳門報》發佈。

的翻譯員等等。時到今日，澳門的翻譯市場的競爭性變大，也令人垂涎，如果澳門的翻譯員不加緊回應，不適應新的現實情況的話，將冒着被他人超越和排擠的風險。我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影響市場，而這因素與翻譯員的報酬有關。我們已經提過，澳門政府為了吸引翻譯員，設立了傳譯和翻譯員職程，並以薪酬和各種福利使之變得十分吸引，而且在私營部門方面，因為缺乏這範疇的從業員，所以因翻譯而支付的價金也高。隨着新翻譯員的到來，價金一直輕微下降，澳門公共行政將服務外判（大部分通過開標），使企業和自由翻譯員提交更克己的報價，以便獲選。

澳門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有着傳統的特點，新方式的語言服務仍然微不足道，或者不存在（除了為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或視聽小企業提供的影片和紀錄片字幕方面市場的細小部分以外）。

另一個特點與本地市場沒有區分傳譯員和翻譯員的事實有關，絕大多數情況下，翻譯員同時是傳譯員，反之亦然。

三、工作範疇

接受我們調查的翻譯員認為在特定的範疇存在着需求，而他們不滿意的情況則涉及澳門在公共行政和法律層面有一個專門的翻譯市場，但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為翻譯員而設的關於這些領域的專門培訓的事實。

表1 對中葡文翻譯員有需要的領域

範疇	數目	百分比
經濟	32	28.8%
財政	30	27.0%
法律	101	91.0%
公共行政	65	58.6%
旅遊	34	30.6%

範疇	數目	百分比
幸運博彩	15	13.5%
領事活動	30	27.0%
電訊	24	21.6%
文學	36	32.4%
文化盛會	34	30.6%
其他	8	7.2%
合計	*409	
*複選題，因此部分之和不一定等於接受調查者的總數，列出相關比例的欄目中的總和亦不一定等於100%。		

法律領域為欠缺最多翻譯員的領域，達91%，也就是，114名接受調查者之中，101名聲稱法律範疇需要從業員，這就再次顯示出，雖然澳門的傳譯和翻譯員沒有一個專門的工作範疇，但法律是多數學員在學士課程畢業後最有可能工作的領域。獲得58.6%受訪者回答的公共行政領域亦有就業機會。文學（32.4%）、文化盛會和與旅遊相關的各種服務（30.6%）也是需要翻譯的領域，可以容納更多從業員。

須強調，各接受調查者都提及超過一個由我們預設的，認為會欠缺專門人手供應的領域，有些受訪者還增加了其他的範疇，諸如醫學、工程、電機、衛生，甚至所有領域。

因此，得出的結論是，澳門在法律和行政領域存在市場，雖然在澳門完成培訓的大部分人員在這些專門範疇工作，但還感到缺少從業員。

2007年7月，中葡翻譯和傳譯課程的新學習計劃仍處於審批階段，其後獲核准，現在已經是投入使用的第四個年頭。當中的修改主要是減少法律科目的問題，因為“這個不是法律課程”。我們所做的研究和積累的經驗清楚告訴我們，對澳門的學生而言，法律是幾門基本科目其中的一門，因此，我們認為這項修改與本地市場需要和與我們的學生的期待背道而馳。

關於工作範疇的資料使我們可以分析所建議的課程內容和查證這些科目是否符合現職從業員的實際需要。

表2 從事翻譯或傳譯工作的領域

	N	%
工作的領域	人數	比例
經濟	17	17.0%
財政	24	24.0%
法律	51	51.0%
公共行政	73	73.0%
旅遊	11	11.0%
幸運博彩	12	12.0%
領事活動	7	7.0%
電訊	7	7.0%
文學	11	11.0%
文化盛會	15	15.0%
其他	21	21.0%
合計	*249	
*複選題，因此部分之和不一定等於接受調查者的總數，列出相關比例的欄目中的總和亦不一定等於100%。		

填劃的答案總數達249個之多，顯示每位接受調查者在超過一個範疇進行翻譯工作，也就是說，每名翻譯員平均在約2.2個範疇工作。這樣，翻譯量最大的範疇就是：公共行政為73%，以及法律為51%；隨後的就是財政（24%）、經濟（17%）、文化盛會（15%）、幸運博彩（12%）、與旅遊相關的服務（11%）、文學（11%）、領事活動（7%）和電訊（7%）。

除了我們預設的範疇外，接受調查者還可以指出預定答案沒有包括的其他情況，而填寫的範疇包羅萬有，這說明澳門翻譯員工作範疇

的狀況可以撮要為一句說話：澳門的翻譯員沒有專門的領域。所提到的其他領域（按組別由多至少排列）包括：工程、土木建築、衛生、體育、會計、保安、新聞、環境、醫學、護理、地圖繪製、地籍、各種整治、土地管理、社工等等。

這是澳門傳譯和翻譯員生活的鮮明寫照，本地區使用翻譯或傳譯服務的機關和企業的規模不容許只從事其中一個範疇的工作。這種狀況反映於教學上面，在澳門，連翻譯或傳譯都沒有專業化，更遑論在專門範疇上的專業化了。

四、在完成高等教育後的就業機會

多數人修讀高等教育課程是為了獲得可以擔任專業業務的才能，因此，在選擇一個特定的課程的時候，自然就會問：之後又如何？我會做些甚麼？或者，這個課程可以為我提供哪些職業出路？

已知道，多數學生在入讀翻譯和傳譯課程的時候已經有一份穩定的職業，這就使我們自問，在翻譯範疇中，現在可能有甚麼工作？

表3 職業出路

職業出路	人數	百分比
澳門公共行政	59	73.8%
法律範疇	18	22.5%
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	7	8.8%
私營部門	10	12.5%
很少或沒有	6	7.5%
任何領域	5	6.3%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工作的實體	1	1.3%
旅遊	6	7.5%
葡語教師	2	2.5%

職業出路	人數	百分比
進出口商貿領域	4	5.0%
中國與葡語國家論壇（澳門）	3	3.8%
聯合國	1	1.3%
翻譯和傳譯企業	1	1.3%
中國與葡萄牙	2	2.5%
外交領域	2	2.5%
保安部隊	1	1.3%
銀行業	1	1.3%
博彩業	2	2.5%
合計：	131	
**複選題，因此部分之和不一定等於接受調查者的總數，列出相關比例的欄目中的總和亦不一定等於100%。		

須強調，由於大部分學生都是公務員，他們將會繼續在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並且可能嘗試進入翻譯員職程，然而，處於這種狀況的人士難以放棄公職而轉為在澳門的私營部門從事翻譯員職業，在外地的可能性就更少。再者，在他們之中，一些人由於正擔任主管官職，收取更高的薪俸索引，是不會投考翻譯員職程的。

我們一直提到，公共行政是翻譯學士的主要出路（73.8%），法律領域也是重要的工作來源（22.5%）。12.5%接受調查者的答覆是私營部門，旅遊有7.5%，進出口業務則有5%。雖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主要經濟活動是幸運博彩業，但只有2.5%接受調查者給出這個答案，按照他們的意見，該行業並不是需要中葡文翻譯員工作的範疇。同樣的情況發生於翻譯企業，只有1.3%接受調查者給出這個答案，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工作的實體、保安部隊和聯合國一樣。

使人感興趣的是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亦都是一條出路（8.8%），中國與葡語國家論壇（澳門）亦出現同樣的情況（3.8%）。令人好奇的是任職葡語教師亦被提及是職業出路，雖然不

是與翻譯培訓直接相關的出路。還有人持悲觀的態度，認為只有很少或沒有出路（7.5%），這與保持樂觀態度，聲稱任何領域都需要翻譯和傳譯員的人形成對比。

基於以上所述，無論如何，主流看法是樂觀的，認為仍然欠缺這種從業員，並且提出了多個需要翻譯勞動力的範疇。

五、在外地受僱為翻譯員和傳譯員而就業

選擇這個課程的其中一個原因與“不想離開澳門”有關，因為，多數人不將往外地工作視為選項，對他們來說，離開澳門而在外地任職翻譯員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澳門勞動力市場人手缺乏，另一方面，澳門公共行政是一個大僱主，所提供的翻譯員職程能保證工作穩定、薪金水平尚佳和專門的公司福利，諸如住房和固定電話。

全部這些因素使翻譯員和傳譯員沒有表示離開澳門和謀求在外地執業的意願。這樣，如被問及有沒有意願在澳門以外任職翻譯員時，我們可以肯定會有一致的回覆，因為，77%接受調查者說沒有這個意願，而回答曾經想過的23%的人之中，聲稱只為拓闊眼界，獲取經驗，認識其他文化，其中一人聲稱“想想而已”。

通過這些答案，我們可以找到不想離開澳門的其他原因，這些原因是我們沒有列出，但顯而易見和揮之不去的，就是對自己的知識缺乏信心，明白在澳門以外將會遇上種種困難，因為所接受的培訓並不足以使自己可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除了以上的理由以外，傳譯和翻譯員不在外地尋找就業的原因還有：（1）不想離開澳門和家庭原因——33.3%；（2）澳門職業狀況（包括報酬）良好和已經適應澳門的工作環境——20.5%；（3）職業上的困難，也就是，工作繁重且令人疲累——16.7%；以及（4）在澳門和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以外的勞動力市場細小——9.3%。

明顯地，接受調查的多數翻譯員的共同想法是：我們面對的職業十分艱鉅也令人十分疲累，而且沒有準備在澳門的環境以外工作。

六、在勞動力市場就業

對多數人而言，完成培訓之後，第一步就是尋找與自己專業匹配的職業，因為，存在着以相關學位持有人的受僱率來衡量特定類別的培訓是否成功的傾向。

在澳門，對於剛剛獲得學士學位的人來說，找尋的並不是第一份職業，因為，在接受調查者之中，在入讀本課程時，只有17.5%是學生，僅0.9%自稱失業。在創設翻譯高等教育以前已在華務司開始接受培訓的學生獲得在行政機關就業的保證，已具有工作人員身份的學生在培訓的全期間收取薪金。在這個場景下，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要查證，在對專業化人手的需求等於或超過供應的情況下，進入澳門公共行政翻譯員職程或投身於私營企業成為翻譯員或傳譯員會否遇到障礙，或者，反過來說，市場能否吸納剛畢業的學士。基於調查所得的數據，我們知道需求大於供應，因此我們要自問，進入澳門翻譯工作世界是否存在着障礙。

對多數受訪者（65.7%）而言，進入翻譯的勞動力市場相對容易，而34%受訪者指出在其接受培訓的領域就業曾遇到困難。不回答這個問題的比率為7.9%，這使我們認為，相對於翻譯學士的數目而言，這個比率並不重要。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了容易之處，那麼，重要的就是了解各種困難之處，以及使進入翻譯職業世界變得困難的原因。如果我們考慮到學生在入讀時已經擁有法律學士學位的情況，明顯的是他們的目的並非在翻譯範疇發展，因為如果翻譯是一個報酬尚佳的職業的話，事實就是，在澳門，尤其是對（中文和葡文）雙語人才而言，律師業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優越的報酬，而且需求很大。

居於各種困難之首的，明顯是進入公職的意願，關於對進入勞動力市場做成困難的主要問題，19.4%接受調查者指出沒有開考，9.7%提及開考的空缺少。出現於第二組別的理由（各為6.5%）之中的包括難以在開考的各項考核中取得及格，薪俸不吸引，缺乏經驗以及未曾嘗試進入這個市場。最後，還有各種各樣性質的原因，諸如：沒有興趣成為翻譯員，也就是，雖然修讀這個課程，但從未有有意慾任職翻譯

員，並且從未嘗試加入這個勞動力市場（12.9%）；未做過實習，也就是未曾實踐（9.7%）；所從事的職業相對穩定，而且級別相等或較高，例如：擔任主管官職（9.6%）；曾經嘗試但即時沒有成功，僅在完成課程一年以後才成功（6.4%）；對自己的能力沒有信心和沒有膽量（6.4%）；沒有市場，也就是翻譯員或傳譯員職位供應不多（6.4%）；年齡問題，有些翻譯員在四十五歲以後才完成學士學位，故難以進入翻譯的勞動力市場（3.2%）；葡語對於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的複雜性（3.2%）；競爭愈來愈大（3.2%）。還有一人提及難以成為一個良好的翻譯員就是對進入勞動力市場做成困難的其中一個原因。

由於71.9%的學生早已加入澳門公共行政，以下的回覆就不足為奇了：接受調查者之中，93.2%聲稱在完成本課程之後在澳門公共行政發展其職業活動；2.7%稱在（政府）自治機構發展；2.8%在中葡論壇和在中國與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商務範疇中發展，只有1.4%到了私營企業。

須留意，近期，從2003年開始，中國與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加強關係並以澳門作為平台，對翻譯市場產生了輕微的影響，在官方機構方面（1.4%在設於澳門的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擔任翻譯員和傳譯員職務）和在私營機構方面（1.4%是中國與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的商務範疇的翻譯員）都是這樣。

我們亦都可以發現，雖然私營機構、律師辦事處、私人公證員等法律範疇都對翻譯勞動力有龐大的需要，但只有1.4%在私營部門任職，這再一次說明政府為澳門公共行政培訓的政策成功以及，雖然本地市場缺少翻譯員，政府都有能力吸引這些從業員。

七、中葡文翻譯市場短期的前景

關於短期，也就是五年的展望，意見都很正面：接受調查者之中，69.6%稱需求將會增加，12.5%預計會持平；17%預計會下降；其中一位作出更細緻的預測，就是總體需求下降，但法律領域的需求上

升。本地高等教育機構對翻譯員培訓，尤其是開設碩士學位課程方面的場景和投資，讓我們了解前景會是：這些從業員仍缺少，在社會上作為正式語文的兩種語言繼續並存，而且應該在兩種語言上投資和發展兩種語言的教育。

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澳門向來扮演服務提供者的角色，經濟則建基於博彩和旅遊業。自從主權移交開始，就確立了澳門作為平台的角色，也就是在中國與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文化合作提供便利和推動者的角色。從2003年起，葡語教育獲得了動力，需求也明顯增加，繼而對葡語教育的需求也上升，這就可以預示葡語繼續成為澳門活用的語言的前景。

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網頁(www.ipim.gov.mo) 可以看到的，以澳門為中國與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的平台的政策，在這方面，已簽署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並且通過建立常設秘書處（設於澳門）而將中葡論壇制度化。這兩個行動已為這些國家之間的商貿帶來一股動力，並加強了商貿和文化關係。然而，翻譯員又怎麼想呢？這個政治決定及其實現又如何影響翻譯市場呢？

關於影響方面，受訪者之中，76.9%認為中國、葡萄牙和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之間加強關係已經對市場造成影響，只有23.1%認為未有增加對翻譯工作的需求。

給予肯定回覆的受訪者指出多種形式的影響：60.3%認為已令需求增加，而且主要令私營部門的需求增加，原因是各種盛會增加了（14.7%），以及各葡語國家尋找資訊的需要（4.4%），這些都在勞動力市場獲正面的反映。

這兩種想法在回覆中顯示出來，其一肯定以澳門作為平台的政策已經開始以多種形式反映於市場，但是，發現中國的人對學習葡語的興趣提升，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的人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也提升了。因此，在社交方面可以直接溝通和互動的人數增加了，只會在正式接觸的場合才會使用翻譯員或傳譯員。另一方面，另一名接受調查者指出這項政策和隨之而來的需求增加可以在報章上看到，當中可以找到中國、葡萄牙、巴西、安哥拉和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其他國家私營企業的招聘廣告。

八、結論

在內部，是欠缺翻譯員的，但仍出現有人不加入翻譯勞動力市場的情況，原因一方面是翻譯員不能符合僱主所訂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則是翻譯學士在找尋翻譯和傳譯範疇的工作時比較揀擇，難以接受公職以外的職位或不能提供與澳門公共行政的工作條件相近的企業的職位。

亞洲巨人與以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之間的商貿交流正處於膨脹的階段，做成“今時今日，在中國大陸認識葡語就幾乎是就業保證的同義詞……，企業對翻譯員和會講葡語的人的殷切需求是因為亞洲巨人與巴西和非洲葡語國家之間的商貿交流，而非洲正正被視為中國翻譯員的‘寶藏’”（Galego da Língua首頁）¹⁸。

雖然存在着某些限制有待克服，但沒有疑問，葡語教育和翻譯教育正吸引着更多學生，而對培訓中文和葡語雙語人才的投資是強勁的。

¹⁸ 家力高葡語網站：“越來越多葡萄牙人在中國尋找工作”，2006年7月，參見<http://www.agal-gz.org/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3065>，2007年3月20日。

